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九　　宋　李綱　撰

墓誌

宋故朝請郎主管南京鴻慶宮張公墓誌銘

故南昌縣丞吴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郎主管南京鴻慶宮張公墓誌銘

君諱端禮字南仲姓張氏處州龍泉人也張氏世為龍

泉著姓自君之高祖處士君諱珣以德義為鄉閭所尊積厚流遠子孫蕃昌多由科名登仕版而君之祖考獨以隱德稱至君乃能以文學取科第位朝列歷官有聲以為親榮人謂張氏有子矣曾祖諱賓于曾祖妣葉氏祖諱繼昌祖妣潘氏考諱居辰以君進籍于朝累封朝奉郎致仕贈朝請郎妣葉氏以贈繼妣林氏以封皆為安人君少警敏自强學問為文尚理致下筆辭意輒過人遊太學一舉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陜州司戶參

軍未赴差除管幹尚書兵部架閣文字歲再周以省罷
授開封府陳留縣主簿陞幕職官調秀州軍事判官改
行潁昌府長社縣丞以舉者改京秩調襄州司刑曹事
改廣濟軍司録事又改泰州司户録事逾年移知常州
武進縣辟杭州司儀曹事秩滿調無為軍司録事賜五
品服居二歲丁朝請君憂去官服除以母老乞宮祠除
主管南京鴻慶宮得請再任以疾卒于里第實紹興二
年七月二十有二日也積階至朝請郎享年五十有一

孝友愷悌容貌睟然恂恂若不出諸口平居視之循謹謙退人也及從官從事剸繁治劇應刃輒解臨事執法據理而爭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葢其守於中者剛方而無私故其達於外者果斷而不撓殆天資超邁非積學所能致也初佐邑邑令老儒以君年少易之君孜孜所職以繩墨自檢而閭以邑令之所未至者規之令駭服遂相與爲忘年友及任郡僚事無巨細惟是之從一有不當於心必據正論辯達官大吏初雖不喜已而察君

用心往往屈已從之以故聲稱籍甚其治武進爲當時諸縣之最武進劇邑多世家巨室又當舟車之衝號爲難理君下車未幾以治閒大抵君之爲政能酌物情斷以胷臆又皆不越法度人多便之其治官府如治家雖薄物細故必躬臨惟謹其御吏如御奴僕教戒不從乃置於法其視民如視子弟撫字之意出於至誠有獄訟移案臨阯和聲康色詢究曲折必得其情而後已至豪强驕横憑藉氣燄有所干撓必痛繩之未嘗少縱以故

吏畏民愛一邑斬然里正之法以貲簿差任責繁重為者多破家君為設方畧免其科調民以勸先是有當為里正者舉家逃去聞君之政乃始歸業君政事既簡出令必信有所號召榜之邑閭輒應如響未嘗遣吏持符至村疃間二浙當麗使所往來舊例前旬日集民以備牽挽至有不得餉係纍而死者君召民與之期屬使者前一日入境郡守以不素備責君君荅曰是暮將至無慮也已而數千衆畢集為民所信如此是時花石舟舫

絡繹於道縣出挽夫尤亟既奪農時且去城市遠民告病君恨位卑不得自達歎曰以末害本至此乎乃籍坊民遞當其役先後惟均民欣從之逮君之去坊民猶未徧役也又嘗以花石故郡俾造舟君不獲已令取吏民有罪而情輕者募出贖金以給其費斂不及民每有横斂君固拒不受至再四不見從爭之益力郡守怒曰若爾吾將按君答曰某治行久矣守慙易心服之提舉常平官欲以甲所應得坊場與乙君不從提舉官怒入邑

欲求細故中傷之君避不見問何故答曰既有公事不敢見也提舉者無如之何而止君守官抗當路者數矣然卒不能罪者以君廉直謹于法無得而疵也時學校爲新富民子多假手於人隷籍黌舍以逭丁役君悉名使試藝業于庭以判真贋相率引去有假儒衣冠笞虐佃夫至自經以死者逮捕赴獄郡學生千餘人造庭下祈免之且以詞動君君弗許同僚謂君朝廷方崇儒君不少寛假且獲譴答曰有罪不治何以爲邑卒杖遣之

其徒相與走闕下訴君事聞天子洞見情狀親批其奏曰張某無罪由是士民益畏服孤幼錢寄官帑法許保任以貸民俾出息有士人者負貴人勢貸而不肯償君捕治甚急或諷之君不為止士人迫遽逃去竟以憂畏死他郡君見義敢為不畏強禦如是既去民至于今思之後政亦自以為莫能及也在杭幕兼掌市司政令既公食飲外未嘗以纖介擾民民服其清已而巨盜起歙睦間乘勢破餘杭多殘害官吏君避地郊野為賊所得

有市賈遇之出死力以贖迎舍其家事小定又具舟送之遂免於難非君素履廉白何以得此真可無愧於古人矣官無爲地僻政簡君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郡將職祖舊薄其後增之田不加多而賦幾倍皆責之保伍歴數太守弗能正君力陳其非是罷之朝廷降錢和糴部送吏悉以鬻鹽鈔既至會鈔法改諸郡恐失期則令民户均賠太守亦欲放之君執不可曰規利失錢吏也柰何以諉民且朝廷以百姓困乏故降糴本今反取於民

殆非布宣德之意乃具奏而以吏繫獄會赦吏得釋而
而民不擾君之力也故事以通判資序為司録者俸給
視通判君曰為司録而越職得俸可乎不受其清介不
以一毫自汙類如此惟君果斷之材剛正之守謹廉之
操使當刺舉耳目之司藩方牧守之任其施設必有大
過人者惜其徒居僚佐宰百里而不得盡其材也仕宦
始終幾三十年循守矩範未嘗汲汲求知於人晚節所
操益固僥倖進取之意不萌於心既得請祠宮自放溪

山以讀書教子為樂人尤髙之古所謂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㣲君其孰當之諸孤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君於縣之𨤲池鄉秦溪祖塋之側君娶故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李公之次女某之女弟也柔順有婦德前君七年卒至是祔葬子男三人長曰洙登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次曰泳次曰津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某之子右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宗之次適某之猶子琳之某於君有姻婭之契相處久而情好篤知君行義為

尤詳諸甥以狀來請銘義不得辭銘曰

貌溫兮氣剛言有物兮行有常中守固兮視外物其猶粃糠施於有政兮無往不臧位不稱德兮發聞則芳胡界之才兮嗇其壽康主張閽闢兮信天道之茫茫身雖不淑兮子孫其昌葬從先塋兮山高水長我銘幽宮兮百世之下其有耿光

故南昌縣丞吳君墓誌銘

君姓吳氏諱彥申字晅時處州龍泉人也曾祖諱其贈

大理評事曾祖妣吳氏贈河東縣太君祖諱某贈承事郎祖妣朱氏贈蓬萊縣太君考諱某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事妣鮑氏封金華縣君吳氏之先家于會稽之山陰唐末有為諫議大夫者避董昌亂徙籍永嘉諫議之季自永嘉轉擇幽勝愛龍泉之松源鄉谿山深秀因卜居焉凡弟每一相思則束劍呼僕千里命駕其友愛如此於君蓋始祖也歷五代曁國初吳氏世有隱德弗顯天聖中君之從祖伯仲始相繼登科丞于秘書殿

中由是君之曾大父廷評公蒙追榮之恩及長興府君擢第升朝而君之大父承事公復被褒贈於是吳氏爲名家著姓而宗族之登仕版者踵相接於朝矣長興府君生三子君其長也幼力學有大志纔弱冠美秀而文一舉與計偕識者皆以早達遠到期之居無何丁長興府君憂哀毁踰禮廬於墓側終喪思所以爲偏親之榮者五舉于禮部不見收而行義日益著於宗族信於朋友推於鄉閭大觀中詔以八行取士君爲鄉人稱薦時

長樂鄭修提舉兩浙學事檄邑官敦請君就黌舍君辭不獲命則以書力薦其友人吴逵而歸一時士夫高之政和二年中進士第丙科君行年四十有九矣喜見眉睫謂所親曰此何足云所可喜者世先人之科以拜吾親耳調秀州司理參軍歸未及家而金華君捐館舍以不得拜親爲恨哀動路人服除授宣州宣城縣主簿以舉者改從政郎授洪州南昌縣丞在官逾二年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五十有九實宣和四年十二月十有七日

也君孝友惇睦出于天性終身之慕至老不衰吳氏素
以富厚稱長興府君沒既久從父議析居君當得善利
田宅悉以畀從父而自取其次且以家事付諸弟一不
問故昆弟義聚人無間言所友皆一時善士與故尚書
郎鮑輝樂平令吳逵相好尤篤舉動造次必以禮自持
樂道人之善所稱皆天下長者其學問淵源不務華藻
著述文章根於理致久困場屋於得喪澹如也晚始仕
雖折腰州縣小官然遇事不苟隨所至皆有可稱其在

宣城嘗攝水陽鎮土豪有與鎮官交結者因持一事請託無不滿意君至之日首發其姦土豪一夕自恨死既而朝廷闕

梁谿集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至七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汪元亮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

宋 李綱 撰

墓誌

宋故安人劉氏墓誌銘

宋故袁州士曹掾周君墓誌銘

樂全居士墓誌銘

宋故龍圖張公夫人黄氏墓誌銘

宋故安人劉氏墓誌銘

夫人姓劉氏家世福州懷安曾祖諱仲甫太子洗馬致仕祖諱若思贈光禄少卿考諱夔朝請大夫行都水監丞贈銀青光禄大夫銀青以文學行義為儒林所宗被遇神宗皇帝奉使守邊數更顯任娶樞密直學士陳公襄之女弟是生夫人柔惠婉淑尤為父母之所鍾愛女工之外喜讀書能通其義嘗手書列女傳師慕往烈銀青嘉其志為作詩以係之擇配難其人以適括蒼周公諱池仕至

朝請郎致仕夫人以恩封德安縣君次封安人初
朝請嘗從銀青學淳厚篤實尚節義重然諾銀青
喜其為人居無何銀青坐交趾事謫徙涪陵而朝請亦
方罷官安陸未有家室則以書屬之曰環視故舊間抱
古人之義可以託吾家無如子者願以息女奉箕帚朝
請不敢辭遂以夫人歸之先是朝請以父命出繼叔氏
逮夫人入門時所生所後父母俱無恙夫人朝夕往來
承事柔聲怡色曲盡禮意兩堂交口稱譽至於接娣姒

遇姻黨皆得其驩心內外無閒言朝請從仕安於義命未嘗妄求人知循守塗轍迨于歸老夫人內助以成其志同其甘苦休戚者踰四十年相待如一日平居雍肅喜愠不形於色服勤中饋醪醴膳修之事以奉賓祭至老不倦其教子嚴甚未嘗以顔色假借撫諸婦以恩雖婢妾輩怡怡如也事父母尤盡孝方銀青在涪陵朝請得官鄂渚夫人迎奉母凡以致養迨涪陵内徙其後陳夫人孀居春秋益髙夫人思慕憂勤書問不時至則爲

之忘廢寢食兄朝散郎淮夫年兄弟也夫人每進見常若有所嚴憚移所以事父母者以事兄不以老故少衰葢德性根於中而安習名教者如此聞者益服其家法爲難及朝請既捐館舍服未除夫人亦以疾終享年若干實宣和三年正月五日也五年二月十有八日祔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銅坑之原朝請之兆域子男三人楙迪功郎袁州士曹掾後夫人三年卒椐未仕桴早卒孫男五人叔輿佁駿伯春仲昌仲巖孫女八人既葬

之十年其子椐以狀來請銘且曰先夫人淑德懿範宜有以傳後而孤露以來遭時多故避地奔走之不暇未有辭刻石置于幽室敢以為請其以姻婭嘗拜夫人于堂與其子友善弗敢以固陋辭為之銘曰

為人女則事父母為人婦則事舅姑為人妻則承夫為人母則教子此女子之職天下之常道然鮮克舉之夫人事父母以孝閒事舅姑以順閒承夫以禮教子以義其於為人女為人婦為人妻為人母之道備矣君子偕

老不為不壽疏封顯號不為不榮子孫詵詵其興未艾女子處世如夫人者亦可以無憾矣追作銘章置于幽宫質而不文以詔無窮

宋故袁州士曹掾周君墓誌銘

造物者之於人材其有意邪其無意邪以為無意則成就長養如楩楠杞梓足以充當世之用是不得謂之無意也以為有意則具是材者往往困滯湮鬱棄置於無用之地卒不能以自振亦豈得謂之有意乎余嘗疑此

二者今於周君見之君諱楙字復本處之遂昌人幼岐嶷不羣讀書千餘言輒成誦下筆亹亹不休文理可觀老師宿儒多稱之及長莊重有守篤於名義孝友於家信於故舊朋友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至臨事有所見則毅然不可奪問學淵博多自得㫖趣不隨時好尚以應有司之求嘗以鄉貢一試禮部不中選即歸奉親養不復從事科舉既用親任登仕版調三衢工曹以親年高不忍遠去求檄旁近郡以便子職恬然不以仕進為意

親捐館舍執喪惟謹未終制復丁母夫人憂時盜發清
溪遂犯武林聲震淛右君奉神柩避地郊野率禮無廢
人以為難喪除再調宜春士曹掾得疾道工抵家七日
而卒實宣和六年四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四如君器
識學行求於士夫間未易多得其取一第與夫顯白當
世為名卿才大夫蓋不難也然皆不能如志胷中所存
畧未施設而遽沒於盛年此造物者之所以可疑而自
壽自夭自窮自達莊列之流所以得行其説也夫以成

就長養之難者如彼而棄置困抑之易者如此雖高才碩學名字不傳與草木俱腐者多矣可勝歎哉君之曾祖宸不仕祖元長贈中奉大夫考池任朝請郎以太府寺丞致仕其為人敦厚樂易克享上壽天下稱為長者母安人劉氏贈銀青光禄大夫劉公夔之女梱容直學士陳公襄之甥治家有法雅善誨子君與弟据友愛甚篤其相切瑳如朋友然士林推之前娶葉氏再娶李氏余之女弟也子男二人伯駿伯秦皆好學能文庶幾君

之餘慶在是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津次尚幼許妻余之
子昂之皆李出也卒之明年二月晦葬於常州宜興縣
永豐鄉銅坑之原先塋之别壠後十一年歲次丙辰其
弟椐以毗陵鄒柄狀叙君行事來請銘余與君既忝姻
戚雅相義不得辭銘曰
茫茫天運埏陶萬彙已幸為人矧復為士漸摩義理聰
明日開如杞如梓鬱為成材成之既難予之又慳壽夭
窮達了不相關倚嗟復本士林之秀材雖孔多命則不

偶胃中之竒有未一施堙沉下僚奄忽永歸問誰尸之不可究詰從古以然何獨今日嶷嶷二子粹美而文慶流有衍宜大其門陽羨之區谿山秀深安于幽宮以利其後人

樂全居士墓誌銘

居士諱密字季明姓鄧氏其先占籍滑臺遠祖惟恭唐末總軍于宣武以事謫臨江子孫因家于外邑沙陽國初沙陽改隸延平故今為延平人曾祖克誠祖若蒙皆

潛德弗仕父兼濟好學能文有聲場屋間晚赴廷試擢
優等授昭武司法參軍而終累贈奉直大夫奉直公生
四子居士其季也居士自幼已有成人風及長博極羣
書作文有理致為流輩推許隸業上庠十餘年所交皆
一時豪俊平居較藝多占上游及試有司則不偶因喟
然曰親老矣安能久違色養以邀禄仕哉拂衣東歸朝
夕膝下執子弟之役惟謹伯兄甫既擢第仕宦寢顯居
士即忘懷進取親養之暇以講習自娱未嘗一日廢卷

丁奉直公及太夫人憂執喪如禮崇寧間以八行取士衆推居士爲舉首辭不就縣官敦請勤甚不得已一詣黌舍即棄歸時論高之居士孝友出於天性閨門雍睦事兄如事親然伯兄掛冠而歸其次亦皓首每燕客兄弟必偕鄉閭美之遇人無貴賤親疎接之必以誠望其容貌知爲厚德君子也縣學久頹獎居士倡而新之且爲文以勸學者後進景從助貧賑急不計家貲問疾弔喪不避寒暑聞人善稱之不容口有不如理者以微辭

諷之語未嘗傷人以故一邑信服每欲有所為必就諮決其行已大畧如此闢所居東偏為圃結庵以居名曰樂全故士大夫因以樂全號之圃廣纔數畆鑿池沼置臺榭堂宇畢備植嘉葩美木百餘種能知花木之性手自培治靡不繁盛四時芳菲不絕賓至具酒肴奕釣觴詠盡歡乃罷其喜客好事雖老不衰尤曉世務貫通古今與人談論霏霏使聽者亡倦余宣和初謫官沙陽一見相契每與居士遊燕圃中從容甚適為名其堂曰棣

華作大字牓楹間酬唱幾成卷軸别去一紀復來則沙陽爲盜所擾居士避地長樂之甘蔗洲舊居第已爲煨燼惟棣華獨存余題詩壁間有最愛幽人三徑裏盡収春色一壺中之句葢紀實也行次長樂居士相訪雖年齒已髙而氣貌不衰所造益以深遠嘗竊歎其真有德者余被命宣撫荆廣辟其子文饒爲屬官以行别未幾遽聞居士之喪爲之愴然者累日居士平時學佛獨取其心法自避地所歸鄉邑一日俾家人具湯沐不及待輒

易衣跏趺而坐侍者覺有異遽掖使就枕奄然右脇而化實紹興二年十月二十有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三鄉閭聞者皆爲之出涕娶同邑張氏生二男長即文饒宣和初補太學工舍生釋褐以親老久不調官今猶迪功郎次文昭應進士舉一女適承議郎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張致遠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其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居士於沙陽官塘奉直公塋之右從治命也以余與居士遊從之舊先期以狀來請銘義不得辭銘曰

學以為己而不忘於事退以自藏而不入於迂孝弟著於宗族信義推於里閭以此終其身殆古之所謂一鄉之善士者歟修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澹然知足而不求有餘方丈之室有琴書圖史之樂數畝之園有池臺花木之娛以此遂其性殆古之所謂逸民者歟年逾從心豈曰不壽二子克家是為有後葬從先塋治命之守銘以貽之既安且久

宋故龍圖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

祀廟朝以郊祀成推恩天下詔子孫願以官授其親者
聽朝散大夫直龍圖閣鄱陽張公諱根時罷遂昌縣令
年甫壯欲如詔書休官冀恩逮其祖人皆謂公齒少材
高譽望甚休進未可量曷不少須取顯仕以為親榮而
遽此汲汲也獨其夫人黄氏力賛成之其後龍圖公將
漕淮南初遇大禮法當蔭子又欲請于朝官其叔父以
告夫人夫人喜見顔色曰公方壯年為祖謝仕今始得
子孫之恩復以推叔父皆人所不能而公優為之其助

風化多矣顧亟抗章無疑嗟夫仕宦進取鮮不為妻孥計而龍圖公所為絕人遠甚蓋有夫人為之內助而為人妻者能勉其夫以義如此尤所難也嗚呼得不謂之賢哉夫人閩之邵武人曾祖諱某贈司徒祖諱汝濟贈太師父諱履尚書右丞母段氏京兆郡夫人惟黃氏世為邵武著姓司徒太師有隱德為鄉里所推至右丞公以清德直道進位執政為時儒宗而黃氏益顯右丞公三女夫人其長也方幼穎悟絕人誦書日數萬言輒了

其義凡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及長懿淑端莊動必依禮所以事父母者曲盡其意識趣高邁尤深於老莊之書右丞公每與夫人語未嘗不歎息以為不可及也擇配久之元豐中龍圖公試業工庠甫冠已三薦于禮部遂擢乙科右丞公時為禮部尚書一見以國士許之且曰器度凝遠真吾女之配也遂以夫人歸焉夫人之歸張氏也王舅姑舅姑咸在堂龍圖公性至孝奉養其親惟恐不及夫人悉力左右之承順顏色紉餌必親舅姑愛

重每指夫人所爲以訓諸娌俾之師法逮事凡三十年
服勤如一日及其亡也執喪禮惟謹張氏大族也内外
姻戚甚衆夫人上承下撫人無間言惟寛裕無忌嫉喜
愠不形於色與人和易怡聲下氣惟恐傷之雖妾侍輩
皆得其驩心右丞公京兆君愛夫人過其子每歳間不
遠千里歸寧京兆君之喪夫人哀毀終喪不茹葷其後
右丞公位廊廟退朝無聲色之奉獨與夫人談道問及
時事夫人輒能斷其利害右丞公喜曰是吾益友也建

中靖國初右丞公謁告還鄉詒趣入覲抵維揚疾作諸子遠宦獨夫人在旁嘗藥侍膳晝夜不捨既薨號慕成疾復力疾以治喪事咸有條理右丞公歸葬郃武而京兆君葬丹陽夫人歲時致享不輟人謂黄氏有女矣長兄高材曠達不事事其卒也至無以斂夫人贈襚之甚厚賙卹諸孤恩意尤篤其天性孝悌如此初龍圖公既休官以歸閒居踰十年夫人安於岑寂無半語及榮利事迨近臣論薦落致仕召對夫人不以為戚其後奉使

江淮間又十餘年士大夫莫不以公久淹于外為惜夫人獨曰部使者一路休戚所係隨事施設亦足以行其所學矣龍圖公性剛直遇事無所顧避夫人每戒之曰釋氏六波羅蜜以般若為宗貴夫以方便善巧濟一切也今公欲有為於當世而不知此其可乎龍圖公深感其言為之委蛇曲折以行其道十餘年間兩路之民受賜多矣其後以言得罪夫人泰然無憂色笑謂龍圖公曰公雖知所謂般若矣獨於能忍抑猶有未盡乎其議

論過人皆此類也夫人之妹適劉公正夫劉公綿歷侍從遂登宰輔夫人未嘗干以私中年篤好釋氏世味益薄獨掃一室燕坐終日以禪悅自娛自龍圖公以罪去益有厭世意嘗夢金人長丈餘以手援之夫人驚喜而悟頓若有得名諸子告戒甚悉一日晨興偏詣諸娣姒若叙别然且曰吾終當夢中逝不復以疾病煩人也夜分命兒婦具粥食既而就枕詰旦猶顧左右具龍圖公樂餌如常時少頃諸子候興居已奄然逝矣側卧西鄉

手結印固不可解實宣和二年閏五月七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神觀泰定氣韻灑落雖盛族雅以寒素自將無貴驕之習性樂善聞人有所長稱道弗容口龍圖公輕財好施常倒囊以賙人之急雖家人飲食衣服有不備而夫人處之怡然無鄙色龍圖公治事以嚴而夫人濟之以寛涖事以直而夫人濟之以和伉儷垂四十年日以忠孝相警戒故龍圖公立身行道無愧古人夫人之助為多初龍圖公致政以母之封封祖母故夫人

以所封遜於姑其後以右丞公恩賜冠帔封南華縣君
至政和間更定命婦號封宜人男四人長曰燾太學博
士曰熹將仕郎曰煇曰煥未冠初燾以外祖恩補太廟
齋郎夫人戒之曰丈夫當以儒學致身慎無以此自怠
遣詣太學十年遂以第三人登第女七人皆通詩禮夫
人所自訓也長適秘書郎黄伯思次適其次適太常博
士李富國次適太府寺丞薛良顯次適監杭州都稅務
范渭次適楚州寶應縣丞虞澹其一尚幼夫人既棄林

楼未逾月龍圖公疾亦不起諸孤以宣和五年正月壬午合葬于德興縣吳園王舅通直公之塋左先期以狀來請銘綱前年自左史謫官沙陽既得歸迂路抵龍圖公第拜夫人于堂留十餘日聽其議論亹亹令人忘倦所見超卓雖老于禪學者弗能及也别未半歲遽聞夫人之喪竊歎其於生死去來之際了了如此矧平日荷顧之厚而知夫人之行已爲甚詳義不得辭爲之銘曰

黃氏之先世載令德憲憲右丞服肱帝室篤生夫人柔

惠溫恭曾靡貴驕求嬪張宗孝于父母順于舅姑以義
教子以禮承夫惟龍圖公高義邁古險夷一節夫人之
助嗜學老莊疏封南華魚軒象服以宜其家德曜之
賢道韞之智視于夫人曾何足儷金人入夢寞符淨緣
死生大矣而往倏然莫從其夫先塋之側子孫代昌考
此銘刻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一　　宋　李綱　撰

靖康傳信録序

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實中國之大變典籍所載未之有也朝廷應變設施大畧衆人所共知者往往私竊書之至於廟堂之上帷幄之中議論取舍事情物態為宗社安危生民利害之所係者衆人所不得而知書之或失其實此傳信録所為作也余自宣和已亥以左史論事

謫官閑廢七年迨乙巳之夏蒙恩以太常少卿召其冬
天子内禪召對擢兵部侍郎既改元正月三日差充行
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
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
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退師除
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
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丘除觀文殿學
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宫尋落職

十一月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
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
開封府事時金人再犯闕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
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
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
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其夢耶然一
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
源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

病源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敵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敵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敵將士氣鋭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刼寨之小衂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敵人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敵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

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蹔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徇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内外小大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娼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枝梧哉故余於此録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録上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斡里雅布為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尼堪為帥寇河東李嗣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

無策津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檝運寶
貨為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為太常少
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
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
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
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
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為職曷
不非時請對為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

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𢙟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徇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宫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

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因言李綱之論與
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祗候
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
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内禪之
議已決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
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
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宫官耿
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

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尊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擷景園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奉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

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敵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軍疏朕在東宫見之至今猶能誦憶甞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叙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宫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内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為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人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内禪

之事勢必消縮講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

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
此數者執之堅無為浮議所揺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
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
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
詣龍德宫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于門外宰執進
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為行營副使以余為叅謀官團結
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為恭謝行宫使宇文粹中副
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斡里雅布之兵距河

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衂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
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
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
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
賜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
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以為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
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辨
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

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
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
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
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
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
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
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
語未旣有内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内殿出奏曰京城

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强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𠡠軍馬

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葢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皇帝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

袍帶并笏余致謝且叙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于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棁副之余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

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爲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俛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予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當稍有疎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棁同出治事是夕宿

於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内東門司中宫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宫襆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御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日已許臣留今復

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敵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欄干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

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大尉曹曚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

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氊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

武臣為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碩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敵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備而敵馬已抵城下寨于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

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為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余弗信也是夕金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栰子弩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杈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

拱殿方奏事聞傳報敵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
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
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
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
惟恐敵之已登城也抵門敵方渡濠以雲梯攻城余命
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
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
即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

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姦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强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人有乘桟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敵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敵箭集于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中者皆

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申未間殺敵數千人敵知城守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黒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殿奏事引使入對出斡羅布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

不可命李棁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今敵氣方鋭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即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棁柔懦而誤國事也因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説以謂金人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

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
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上頗以為
然余退巡歷城守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
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棁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
命斡里雅布者南嚮坐棁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斡
里雅布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
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
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

匹馬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梲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對于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

其數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為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

為然方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為羣議所惑黙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欵我此徐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

不過欲脱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廻尚兾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為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為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輙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為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乗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宫官府器皿皆竭取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于福寧殿宰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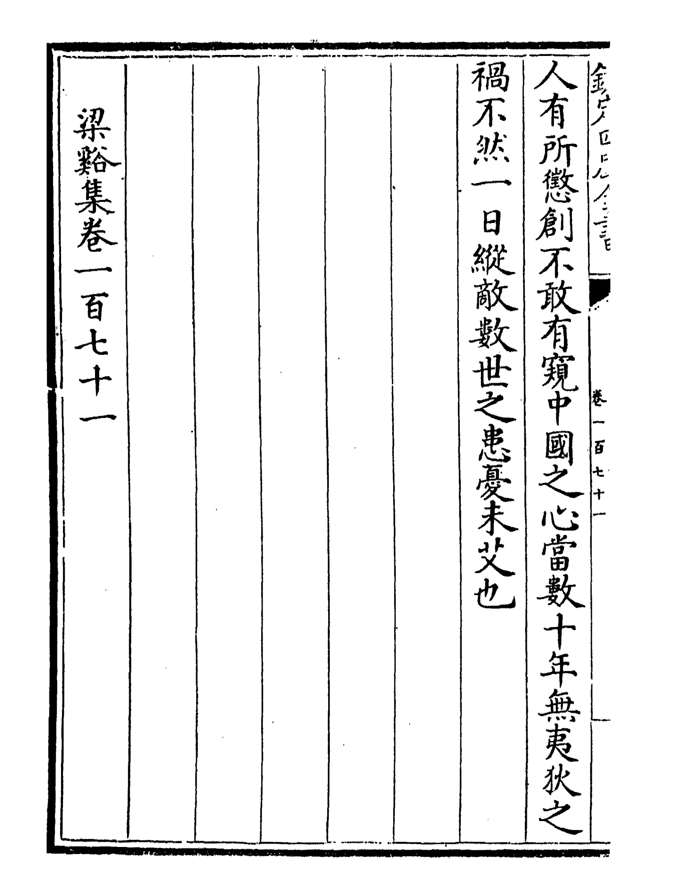
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獨余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為名揭長牓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余因對于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牓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牓所令傳

聖旨收牓歸行營司移牒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
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
制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甲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司
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
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
衆於是金人始懼游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
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
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

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别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敕兩

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徃徃不復關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為德適所以啟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為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

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而已使金



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一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二

宋 李綱 撰

靖康傳信録中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彦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彦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

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絶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郡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為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

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斡里雅布者取康王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為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

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敵騎出没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刼寨為敵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為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閧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里雅布遣使謂用

兵特將帥所為不出上旨請再和宰相李邦彦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搆非朝廷議僉議欲縛余以予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裁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

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十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塡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撾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為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

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山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為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閤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

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盖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乃遣宇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復差臧禹秦檜為割地使是夕宿于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敵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為賊内應

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内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内侍擾攘中刼掠内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劒赴官司納自以為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唱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敵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廵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强取婦

人絹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為姦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强敵月餘日閒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刼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刼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

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栰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厚

載而歸輜重既衆驅擄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吴敏為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梲右丞初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趙野既為國人所勾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彦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懋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孝迪罷中書侍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

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彦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尼堪兵次高平縣初尼堪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

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咨于盡遣城下兵以追斡里雅布之師將無以枝梧余曰斡里雅布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尼堪之來也尼堪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瑯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里雅布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

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虖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遥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尼堪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

僉議以三鎮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李梲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宫觀以翰林學士何㮚為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為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

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乗舟以行獨蔡攸及内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乗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乗載飢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騾乗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

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敵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營所以都城圍閉止絶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白上曰此數

人者罪惡固不可赦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劒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責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

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
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
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
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
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
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
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
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各有差以

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内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具道上聖孝思慕且叙致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奬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為寧德宫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

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
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
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
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
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
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語
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俅等三人坐幄次
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巨璫也以余言為然因入白之

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宫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否但奏來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宫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宫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

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
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
孝四方所知且奬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
為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呈進其一乞道君早
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
蒙道君教諭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
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
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

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寛斧鉞之誅迄今感戴

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

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冐其城

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

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

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

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

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詢敵騎攻圍都城守禦

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敵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嘆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人所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折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

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折夾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輙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盜刼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

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寤曰
公言極是朕只縁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内出玉帶金
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宫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
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
從道君詣鴻慶宫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
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
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
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

日辭再對于幄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

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于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

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

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二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三

宋　李綱　撰

靖康傳信録下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内侍出牓行宫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

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

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敵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

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治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啟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

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内殿面加慰諭且曰敵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寖熱而敵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敵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

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扞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濵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

二謂自熈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閲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

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
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
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令諸軍闕馬者大半冝復
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冝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
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
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隅胡騎為
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
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

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敵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敵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振䘏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

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敵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横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

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擡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敵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罷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不問余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

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為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陜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兵通為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須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為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

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録用上從之又建議以為在京
馬步軍十餘萬隷于三衙近年不復教閲士卒驕惰緩
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
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閲因勒成部伍以備
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湛等以為侵紊非祖宗
制詔罷之余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
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
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為提舉官命既行為南

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禄冒濫秏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為然委余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絶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

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牓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牓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散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復丐罷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寖不可長之語余惶恐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官告敕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令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為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然批及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丐去章

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遺使押入余不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歸府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歿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斡里雅布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

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説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尼堪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尼堪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鏁城法以困太原鏁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内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

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椀秖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古為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説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

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不勝其任且誤國事
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授余奏
曰借使臣不量力為陛下行亦須擇日受敕令拜大將
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别擇日受余退即移疾在告入
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
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
是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
上皆以為大臣游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

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録裴度傳以賜余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况臣實為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

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
在朝蠹害本根寖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
甫賛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
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圖史君子小人之
不兩立從古以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
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
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訿成風殊未
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

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輙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余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係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牓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騷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牓同

余竊歎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
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劉韐除宣撫
副使乃唐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
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
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
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啟行而庶事皆未辦
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入
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

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
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
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敕繳納上封還
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
不能無惑者秖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令奉命出使
無縁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為朕廵邊便可還闕余奏
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
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𨻶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

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敵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

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敵馬至是從姚
古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為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
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
壁頹圮當極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
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
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
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内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
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

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
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
廟之靈下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
日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
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
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
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
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

以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

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敵馬出没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敵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敵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

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
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
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
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
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
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
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
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敵馬渡

河之驚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
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
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
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
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
將何以枝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
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
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

原之圍敵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

則令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之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强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

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敵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師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

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

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
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
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
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
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
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令以防秋之故又起天
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
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

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韐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

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敵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為敵所奪余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敵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敵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曚使金人

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欵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内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為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歎曰事無可為

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處仁
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
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
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罷決誤國事并叙曩日
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廵邊交
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廵視防守之具余
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
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

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樁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謨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

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而果有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着落職宫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用舍進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轉危為安幾成而為庸懦讒慝者壞之為可惜也殆天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耶不然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

川峽適荆南為寇賊所據道梗少留時都城復為敵騎
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憂多暇探篋中取自上龍
飛余遭遇以來被受御筆内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
編次之因叙其設施去就本末大槩若此庶幾傳信于
後世時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
翠譪堂録

梁谿集卷一百七十三